

文

章

辨

體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八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書三

賀陳丞相俊卿

朱晦庵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懍懍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爲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

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
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旣餘月政令之出黜
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
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
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
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所惑任之有餘則
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
求以進其知援汲引以求其明如採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
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
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
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
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
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

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
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
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
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爲今日之悵然也抑熹又
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
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
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
立如之何其可爲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
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
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脩慶而冒以爲請
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
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與史大保

浩

勞骨卷二十一

熹竊聞墳者几杖造朝禮際隆洽蓋自祖宗盛時所以褒崇故老報答元勲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自是以來人無愚智莫不咨嗟歎息以爲聖王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以明公平日自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有以度越前人決不肯爲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明良慶會自居者之遺臭於無窮也今者變異重仍虜情叵測當宁側席有識寒心熹愚竊謂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之會誠有未有急於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永無報效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願深察愚言亟召門下直諒多聞之士曲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遇慰答群情追配前修一洗疑論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亦有意乎狂瞽妄發惟明公有以寬之

答梁丞相

克家

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
衷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知之久又勤下
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恣然自閑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
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
毫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
者敬爲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
焉廣引人材勤攻已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
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
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
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
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
已殫國威未振而虜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
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龔參政茂良

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
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
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
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
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
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
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
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
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
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
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
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

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耻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維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

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發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與呂伯恭二

綱目近亦重脩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異時須求一爲槩括但恐不欲入此千古是非林中擔當一分然其大義例熹已執其咎但恐微細事情有所漏落所以須明者一爲過目耳。文海條例甚當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爲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固仙都觀菜園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贅邪害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也。蓋此書一成便爲永遠傳布司去取之權者其所擔當亦不減綱目非細事也。況在今日將以爲從容說議開發聰明之助尤不雜置異端邪說於其間也。

熹昨見奇鄉敬扣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愚見如此不敢不獻所疑惟高明裁之

與張敬夫

昨見共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嘗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懷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

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其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竊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

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怪其詞之太直也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況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旣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

後反復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但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

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非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旣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氏旣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

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英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之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

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
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
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脩天地可立也天下
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脩天地
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
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
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
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
盡制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
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
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
盡罔世以爲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辯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
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

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於我不當坐談旣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謂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官人私恃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

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辯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規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攬金銀銅鐵爲一器不惟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其它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却恐更須討論方見得

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
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
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殉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
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
術不惟老兄爲有識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
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即
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譊譊無益於道且使下
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又

示喻纓纓備悉雅意區區鄙見常竊以爲亘古亘今只是一理
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爲而後世之所謂
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
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

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
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
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
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
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
所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
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
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
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
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
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
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
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

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今已
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
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
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
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
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
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
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
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杳礦中
撥取零金不亦誤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
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
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
絕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顧乃

以爲筓籬邊物而不之省其爲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諭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金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如何

與汪尚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

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喻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以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

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尤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偏旁以爲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爲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諒於此別爲序次而刊之恐却不難辨也春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柰何柰何

答輦仲至

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爲一等

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興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況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太讜之芳

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而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它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

答章秀才論詩

洪武宋景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不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人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三百

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旣歿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是厥後至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逸韻殆猶太羹充飴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叅於郭景純延之則述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羣儼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

李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
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庾初承
陳隋之弊多遵徐庾遂至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迥濟相
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
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
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
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
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
風雅下詒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
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
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
詰依倣淵明雖運辭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
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

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
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
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
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挾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
中而措辭幻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
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艷於
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
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澁盧仝劉叉自出新意而涉
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
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況厠之開
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
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
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

山金乖古雅之風迫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衆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律崇卑固若隨世而變

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惟深於此興者乃能察知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可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詠情性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後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可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撈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冲和純粹之音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誦所聞惟足下裁擇焉

答程伯大論文

朱元會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澌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群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此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而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鏗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立其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

望其言之立而不仆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爲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有體製而後工拙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斷車而肖於舟奚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駢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耶蘇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群英以爲華爲卉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寔人爲覘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爲計得

矣一日微者獲之則爾然盜也今為文者三死不悟且役役焉
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泯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
排憂之力哉且古之為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
而生也故鼓之而為濤舍之而為漪盛之而為穀澄之而為
練激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
物也獨不然乎織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
豈物物而彫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昧於此
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
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
而與閭閻制作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
端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
得而彫糞土之墻可得而巧矣無益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與
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奈之何天下

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觀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
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出於智慮之
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
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
恐其不堪為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
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若披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咲視古
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平藝之曰其觀吾文
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吾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
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
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為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
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
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撫
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

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
覺已之見與前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詞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
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
陳其說其然之耶其不然之耶迷悟之機判於此矣幸毋忽

與秦裕伯書

吳魯客

海再拜景容徵君足下曩年行李去時承惠字戒別尋至河口
追餞不及沿流至下泖竟不得見而還自後煙塵蔽隔音問難
通遂有山河之異聞太夫人捐館驚怛殊甚奔慰莫由近日乃
知從者在金陵適使者至見招云因足下稱說嗟乎足下乃有
不知僕者耶僕無意用世久矣老母年垂九十病癯逾年起止
非人不可僕奔竄之餘得軟脚疾是亦幾癯今鬚髮盡皓無一
莖黑者一房九口無先疇足賴二先第房下嫠婦癯子七人果
誰仰哉六喪積年未殯每一興念五內摧碎惟足下爲僕念

此又凡今日求遷者足下當力佑成之勿奪其志新朝苟欲倡
名義厚風俗則何必一切招之使來乎辱足下知舊故布衷曲
足下幸自愛勿撓微志不宣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九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記一

漢光武東封泰山記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于群神遂觀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氏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鷄鳴狗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

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
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吏各修職復于舊
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
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
河圖維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
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守師士咸蒙祉
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
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
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桃花源記

晉陶淵明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

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使武陵太守得至則化爲爭奪之塲又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行前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童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

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知道也。既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無問津者。

縉雲縣城隍神記

唐李陽冰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旣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耄群吏，乃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云。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次山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懷患難，在刺史耳。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

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彊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庾而已偏聞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至州已來諸公改授遷絀年月則舊記存焉

汴州東西水門記

韓退之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記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寔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䟽風氣宜洩邑居弗寧訛言

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噬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汙汙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聲糞壤燔樵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

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娛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娛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瑤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瑤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瑤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林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

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刻石以記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二人甲冑手弓矢鐵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步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

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
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
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
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踚齧者秣者騎者驟者
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
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
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
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鉶盞笠筐篋鍤釜飲
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
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
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
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
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

也見之戚然若有戚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誌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州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

二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祭江南西道洪江饒處吉信撫衆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樑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

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調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永州新堂記

柳子厚

將爲穹谷嵯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先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旣焚旣醜竒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

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側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誰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沅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零陵郡復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眊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

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材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糜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蒼若林樾不可病其邃也

今所謂東丘者輿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壙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楓栢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縵幽蔭蒼蔚步武錯迂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陋室曲有興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遽爲病噫龍興永之嘉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潄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迂茲丘之顛輿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鐵爐步志

江之潯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

有鍛鐵者居其人法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並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鏹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太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微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鏹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
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
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
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
兩山墻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
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
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
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
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領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
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
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
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
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

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慄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

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
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
觴蒲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
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物冥合然後知吾鄉之未始游游
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鉛錒潭記

鉛錒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
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鬪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
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
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且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
饑焚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贖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
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
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迫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

潭也歟

鉅鉚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鉚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壯者殆不可數其嶸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

以茲丘之勝致之禮鎬鄆杜則貴游之士爭買有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并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顧之買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其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奉壹

袁家渴記

由特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鉚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尤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撫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其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交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澗合其中重州小溪澄潭淺渚間則曲折平者深黑浹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栝石楠榧櫟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薜衆草紛紅駭綠蓊鬱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求之入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
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
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鱗環周又折西行旁陷
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
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
席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既遠予從州牧得之
攬去翳朽決䟽土石既崇而焚既醺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
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
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

倍石渠三之亘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闌
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跳而往折竹掃陳葉排
席水可羅棋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
珮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
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
後石澗由百家賴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
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
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山尋之無所
得其一小丘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州分有積石橫當其垠
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窮之正黑投以
小石洞然有冰聲澗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而上望其遠

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輿有崖谷傾亞缺圯承得以爲園蛇得以爲數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蕪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嶠瀾澗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闕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闕之以

爲朝室又北闕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永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

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種多櫛多篋簞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種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種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鰕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糝糝酒陰霞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廬山草堂記

白樂天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大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薨納陽日備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白礮階用石纂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瑟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旣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向其故谷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間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北石澗夾澗有一松老杉大僅十尺餘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

萬葉蔓聯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成夏風氣如公九月詩下鋪
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堙坳維木異草蓋
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
茗就以烹煒好事者見可以采日堂東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
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
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累累如貫珠霏微如
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錦繡
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
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覲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
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爲是物主
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
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必以是
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有一日二日

聊覆簪上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日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菓以落之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群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胄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譙端符即丞居爲客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史記或闕畧具天下耳舌

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永憐然曰諾即其
家偃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十器出發視有玉帶一首末爲
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爲附而固者以金永
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煥釋然公
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
小裁制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
其爲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爲狻猊虎羆縹緲者
靴袴一往來爲鈎屬鑲劔文疑非華人所爲也自始傳于今莫
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爲管韜刻飾
以金別爲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觶一小觶一竿囊
二椰盃一蓋嘗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
爲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
子服物黃綾袍緋綾袍皆爲龍鸞文素錦襖絳五彩爲花若鳥

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綴巧功良今工之爲不能也文帝賜書三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疾親詔書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端符旣畢觀中若有物擊側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克其時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猶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問公疾見上念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姪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爲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記衛公故物